

片羽

水滸傳攷證

胡適

一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汪君對於這書校讀的細心，費的工夫之多，這都是我深知道並且深佩服的；我想這都是讀者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細說了。

這部書有一層大長處，就是把金聖歎的評和序都刪去了。

金聖歎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傑，他能在那個時代大胆宣言，說水滸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文學價值，說施耐菴董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佔同等的位置，說

：『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施耐庵先生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氣！又如他的序裏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這種文學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對他的兒子說：『汝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水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汝手。』這種見解，在今日還要嚇倒許多老先生與少先生，何況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聖歎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時代是『選家』最風行的時代；我們讀呂用晦的文集，還可想見當時的時文大選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參看儒林外史。）金聖歎用了當時『選家』評文的眼光來逐句批評水滸，遂把一部水滸凌遲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紀眉批夾註的白話文範』！例如聖歎最得意的批評是指出景陽岡一段連寫十八次『哨棒』。

，紫石街一段連寫十四次『簾子』，和三十八次『笑』。聖歎說這是『草蛇灰線法』！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有害的。

這部新本水滸的好處就在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選家的機械的批評。卽如第五回瓦官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

金聖歎批道：『寫突如其來，只用二筆，兩邊聲勢都有。』

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著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

聖歎批道：『其語未畢。』

智深睜眼道你說你說

聖歎批道：『四字氣忿如見。』

說在先敝寺……

聖歎批道：『說字與上「聽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氣忿忿在一邊夾着「你說你說」耳。章法奇絕，從古未有。』

現也用新標點符號寫出來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

『智深提着禪杖道：『你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說：在先敝寺……』

這樣點讀，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們不用加什麼恭維施耐庵的評語，讀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聲口和插入的氣話；自然覺得這是很能摹神的敘事；並且覺得這是敘事應有的句法，並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絕，從古未有』的文章。

金聖歎的水滸評，不但有八股選家氣，還有理學先生氣。

聖歎生在明朝末年，正當『清議』與『威權』爭勝的時代，東方士氣正盛，雖受了

許多摧殘，終不會到降服的地步。聖歎後來爲了主持清議以至於殺身，他自然是一個贊成清議派的人。故他序水滸第一回道：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橫求之四海，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常尊之，榮之，長賜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卽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

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

這一段大概不能算是穿鑿附會。水滸傳的著者著書自然有點用意，正如楔子一回中說的，『且住！若真個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著些甚麼？他開篇先寫一個人人厭惡不肯收留的高俅，從高俅寫到王進，再寫到史進，再寫到一百八人，他著書的意思自然很明白。金聖歎說他要寫『亂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錯的。聖歎說，『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這一句話很可代表明末清議的精神。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說：

東漢大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撻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這種精神是十七世紀的一種特色，黃梨洲與金聖歎都是這種清議運動的代表，故都有這種議論。

但是金聖歎水滸評的大毛病也正在這個『史』字上。中國人心裏的『史』總脫不了春秋筆法『寓褒貶，別善惡』的流毒。金聖歎把春秋的『微言大義』用到水滸上去，故

有許多極迂腐的議論。他以為水滸傳對於宋江，處處用春秋筆法責備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殺了閻婆惜之後，逃難出門，臨行時『拜辭了父親，只見太公瀝淚不已，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這本在隨便寫父子離別，並無深意。金聖歎却說：

無人處却寫太公瀝淚，有人處便寫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筆寫成。普天下讀書人慎勿謂水滸無皮裏陽秋也。

下文宋江兄弟『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這也是無深意的敘述。聖歎偏要說：

人亦有言，『養兒防老。』寫宋江分付莊客伏侍太公，亦皮裏陽秋之筆也。

這種穿鑿的議論實在是文學的障礙。水滸傳寫宋江，並沒有責備的意思。看他在三十五回寫宋江冒險回家奔喪，在四十一回寫宋江再冒險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這裏用曲筆寫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寫宋江破高唐州後，『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聖歎偏要說：

如此言，所謂仁義之師也。今強盜而忽用仁義之師，是強盜之權術也。強盜之權術而又書之者，所以深歎當時之官軍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學究不知作史筆法，而遽因此等語過許強盜真有仁義，不亦怪哉？

這種無中生有的主觀見解，真正冤枉煞古人！聖歎常罵三家村學究不懂得『作史筆法』，却不知聖歎正爲懂得作史筆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氣比三家村學究更可厭！

這部新本的水滸把聖歎的總評和夾評一齊刪去，使讀書的人直接去看水滸傳，不必去看金聖歎腦子裏懸想出來的水滸的『作史筆法』；使讀書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滸的文學，不必去管十七世紀八股選家的什麼『背面鋪敘法』和什麼『橫雲斷山法』！

我既不贊成金聖歎的水滸評，我既主張讓讀書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滸傳的文字。

我現在又拿什麼話來做水滸傳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國史家說的什麼『作史筆法』，但我却有點『歷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評文，但我却又有點『考據癖』——因為我不幸有點歷史癖，故我無論研究什麼東西，總喜歡研究他的歷史。因為我又不幸有點考據癖，故我常常愛做一點半新不舊的考據。現在我有了這個機會替水滸傳做一篇新序，我的兩種老毛病——歷史癖與考據癖——不知不覺的又發作了。

我想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一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闢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簡單一句話，我想替水滸傳做一點歷史的考據。

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裏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歷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我光說這句武斷的話丟在這裏，以下的兩萬字便是這一句話的說明和引證。

我且先說元朝以前的水滸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歷一一二一）的本紀說：

淮南盜朱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東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朱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朱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間

者覩所向，賊徑趨海濱，刼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三條史料可以證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盜。『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看這些話可見宋江等在當時的威名。這種威名傳播遠近，留傳在民間，越傳越神奇，遂成一種『梁山泊神話』。我們看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的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周密癸

辛雜識續集上

我們看這段話，可見（1）南宋民間有一種『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談巷語』之中，（2）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3），那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龔聖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

這種故事的發生與流傳久遠，決非無因。大概有幾種原因：（1）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蹟與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裏，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間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這種流傳民間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滸傳的遠祖。我們看宣和遺事，便可看見一部縮影的『水滸故事』。宣和遺事記梁山泊好漢的事，共分六段：

（1）楊志，李進義（後來作盧俊義），林冲，王雄（後來作楊雄），花榮，

柴進，張青，徐甯，李應，穆橫，關勝，孫立等十二個押送『花石綱』的制使，結義爲兄弟。後來楊志在穎州阻雪，缺少旅費，將一口寶刀出賣，遇着一個惡少，口角廝爭。楊志殺了那人，判決配衛州軍城。路上被李進義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 北京留守梁師寶差縣尉馬安國押送十萬貫的金珠珍寶上京，爲蔡太師上壽，路上被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藥醉倒，搶去生日禮物。

(3) 『生辰綱』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樣，追究到晁蓋等八人。幸得鄆城縣押司宋江報信與晁蓋等，使他們連夜逃走。這八人連結了楊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爲寇。

(4) 晁蓋感激宋江的恩義，使劉唐帶金釵去酬謝他。宋江把金釵交給娼妓閻婆惜收了，不料被閻婆惜得知來歷，那婦人本與吳偉往來，現在更不避

宋江。宋江怒起，殺了他們，題反詩在壁上，出門跑了。

(6)官兵來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廟裏。官兵退後，香案上一聲響，忽有一本天書，上寫着三十六人姓名。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見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張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帶了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時晁蓋已死，吳加亮與李進義爲首領。宋江帶了天書上山，吳加亮等遂共推宋江爲首領。此外還有公孫勝，張順，武松，呼延綽，魯智深，史進，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員。(宋江爲帥，不在天書內。)

(6)宋江等既滿三十六人之數，『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後有張叔夜『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勳勅，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遺事一書，近人因書裏的『惇』字缺筆作『惇』字，故定爲宋時的刻本。這種考據法用在那『俗文譌字彌望皆是』的民間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適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證據。但書中記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後的事，記載的非常詳細，顯然是種族之痛最深時的產物。書中採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筆記和小說，探的詩也沒有劉後村以後的詩。故我們可以斷定宣和遺事記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時代民間通行的小說。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時還在）的癸辛雜識載有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與宣和遺事相同，只有吳加亮改作吳用，李進義改作盧俊義，阮進改爲阮小，李海改爲李俊，王雄改爲楊雄；這都與水滸傳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記的，少了公孫勝，林冲，張岑，杜千四人，換上宋江，解珍，解寶，張橫四人，（宣和遺事有張橫，又寫作李橫，但不在天書三十六人之數）也更與水滸接近了。

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裏全無事實，只在那些『綽號』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沒有考據材料的價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極有價值。序的上半——引見上文——可以證明宋元之際

有李嵩、高如等人『傳寫』梁山泊故事，可見當時除宣和遺事之外一定還有許多更詳細的水滸故事。序的下半狼稱贊宋江，說他『識性超卓，有過人者』；又說：

盜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躲履『盜』跡而不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

這明明是說『奸人政客不如強盜』了！再看他那些贊的口氣，都有希望草澤英雄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龍史進贊：『龍數肖九，汝有九文；盡從東皇，駕五色雲？』如小李廣榮花贊：『中心慕漢，秣馬而歸；汝能慕漢，何憂數奇？』這都是當時宋遺民的故國之思的表現。又看周密的跋語：

此皆羣盜之聯耳，聖與既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不免後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羽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常能辨之。

這是老實希望當時的草澤英雄出來推翻異族政府的話。這便是元朝『水滸故事』所以非

常發達的原因。後來長江南北各處的羣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類有歷史以最強橫的民族帝國打破，遂恢復漢族的中國。這裏面雖有許多原因，但我們讀了龔聖與周密的議論，可以知道水滸故事的發達與傳播也許是漢族光復的一個重要原因哩。

三

元朝水滸故事非常發達，這是萬無可疑的事。元曲裏的許多水滸戲便是鐵證。但我們細研究元曲裏的水滸戲，又可以斷定元朝的水滸故事決不是現在的水滸傳；又可以斷定那時代決不能產生現在的水滸傳。

元朝戲曲裏演述梁山泊好漢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種。依我們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種：

- 1 高文秀的 * 黑旋風雙獻功（錄鬼簿作雙獻頭）
 - 2 又 黑旋風喬教學
- 片羽